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



比目鱼 桃花扇 浮生六记

等五种

忘恨原鹿可同遊 紅塵一任漫

外使從音叩其紫扉有一小童子啟門

與鄰叟觀泉於石梁少頃便回築不

環眼方面長身背負鹿蹄二隻從中

其姓名大漢答曰某寔氏丙名字白

何人到此貴爵繁曰有故人百里李

「清」不著撰人 沈復 等著

讓公子繁先入幕內講設甚有次

首同候其父少頃童子報曰翁歸繁

石野農夫從未見此

然出山以酬生手之

也公子繁將百

求先生至秦方敢

山野農夫從未見此

苗望雨煩二位老叟相勸一聲受

敗亡若秦君肯虛心任賢

方罷瑟丙使

注音釋義綉像人物表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

比目鱼 桃花扇 浮生六记

等五种

「清」不著撰人 沈复 等著



华夏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北京

(京)新登字 04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目鱼·桃花扇·浮生六记等五种/(清)不著撰人等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9

ISBN7-5080-0808-1

I. 比… II. 不… III. 言情小说—中国—清代—选集

IV. I 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3784 号

插图 王增弟 钟小季 王熙宇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唐山市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25印张 307千字

1995年9月北京第1版 199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1000册

ISBN7-5080-0808-1/I·482

定价:18.00元

内容提要

本书是清代五部言情小说《比目鱼》、《燕子笺》、《锦香亭》、《桃花扇》、《浮生六记》的合集。

《比目鱼》前部题为《戏中戏》，描写刘藐姑和谭楚玉的爱情故事，共七回。后部《比目鱼》自刘藐姑、谭楚玉双双投水殉情写起，叙述刘藐姑和谭楚玉在水中得宴公神灵护佑，一息尚存，被莫渔翁救起，二人遂成婚配。谭楚玉在莫渔翁的帮助下，乡会两试俱登高魁，除授汀州司理。夫妇赴任途中在殉情投水的埠镇，与刘藐姑之母相认。谭楚玉后来破贼有功，补漳南兵宪，为慕容石公（莫渔翁）雪耻，辞官后夫妇晚居严陵，与慕容石公共享天年。

《燕子笺》叙述唐朝才子霍都梁与妓女华行云热恋故事。情节曲折生动，语言活泼而富有情趣。

《桃花扇》以孔尚任传奇《桃花扇》为蓝本缩编而成。突出了侯朝宗和李香君的悲欢离合，揭露了南明弘光王朝在国破家亡之时仍选优征歌，纵情声色，勾勒了一幅“宁可叩北兵之马，不可试南贼之刀”的历史场景。

《锦香亭》叙唐玄宗天宝年间，新科状元钟景期与葛明霞一见钟情，私订终身。因安史之乱和权奸构陷，情侣分离，历经艰险，终于团聚的故事。作品以历史的大事件作为爱情故事的背景，寓温柔儿女之情于悲壮气节之中，把历史演义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糅合一体。文字清隽晓畅，细节描写精致。

《浮生六记》是沈复在清嘉庆年间所写的一部回忆录。全书以抒情散文写成，撰情入语，感人至深。书中以较多篇幅，记叙了作者和亡妻陈芸的家庭生活。一对美满伴侣，终至悲剧结局。作者将欢愉与愁苦两相对照，重笔渲染，凄惻动人。女主人公亡妻陈芸的形象，林语堂谓之曰：“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俞平伯亦称赞该书：“虽有雕琢一样的完美，却不见一点斧凿痕。犹之佳山佳水，明明是天开的图画，却仿佛处处吻合人工的意匠。”

出版前言

中国古典小说汗牛充栋，蔚为大观，其中许多作品世代流传，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为弘扬华夏文化，我社从卷帙浩繁的古典文学宝库中精选有代表性的作品100部，编成《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丛书奉献给读者。这套丛书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选题宽。除了《三国演义》、《水浒全传》、《西游记》、《红楼梦》这“四大名著”外，还选收了诸如《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说唐》、《说岳全传》、《隋唐演义》等艺术成就和社会影响较为突出的古典长篇小说，有的作品甚至从未点校整理刊印过，因而这套丛书将更加全面系统地展示中国古典小说的风貌。堪作普通中国人承袭优秀传统文化的通俗百科全书。

第二，读者面宽。这套丛书中的作品有些已有多种版本流传，然而许多版本都没有注释，有些版本虽有注释但偏于学术性。我社立足于中国古典文学知识的普及，组织力量对作品中的疑难字词、语句以及方言、典故一一作了注音和释义，有助于文化程度较低的读者扫除阅读障碍，也有助于一般读者阅读参考，适应多种文化水平的读者阅读。

第三，附人物表。这些作品内容复杂，人物众多，许多读者阅读时常常苦于理不清这些人物的背景和关系。我社特要求注释者梳理列出书中的主要人物表，使读者了解这些主要人物的来龙去脉，有助于理解和记忆。

第四，配插图。每种作品均配有若干幅精美的插图。这些插图大多选取自馆藏善本中的绣像，或由当代画家重新创作，使读者能直观地感受到作品的内容情节，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增强审美情趣。

希望《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也希望专家和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使这套丛书日臻完善。

1995年9月

篇目目录

比目鱼 (1)

燕子笺 (57)

锦香亭 (113)

桃花扇 (245)

浮生六记 (305)

目 录

戏中戏

第 一 回	谭楚玉远游吴越	刘藐姑屈志梨园	(1)
第 二 回	倾城貌风前露秀	概世才戏场安身	(4)
第 三 回	定姻缘曲词传简	改正生戏房调情	(7)
第 四 回	一乡人共尊万贯	用千金强图藐姑	(13)
第 五 回	刘绛仙将身代女	钱二衙巧说情人	(15)
第 六 回	赖婚姻堂前巧辩	受财礼誓不回心	(18)
第 七 回	借戏文台前辱骂	守节义夫妇偕亡	(21)

比目鱼

第 八 回	钱万贯为色被打	县三衙巧讯得赃	(24)
第 九 回	东洋海宴公显圣	水晶宫夫妇回生	(29)
第 十 回	山大王被火兵败	募兵备挂印归田	(32)
第 十 一 回	慕渔翁主仆聚乐	刘藐姑夫妻回生	(35)
第 十 二 回	贺婚姻四友劝酒	谐琴瑟二次合卺	(38)
第 十 三 回	谭楚玉衣锦还乡	刘绛仙船头认女	(40)
第 十 四 回	谭楚玉斩寇立功	莫渔翁山村获罪	(44)
第 十 五 回	真兵备面骂楚玉	假兵备遗害慕公	(46)
第 十 六 回	谭官人报恩雪耻	慕介容招隐埋名	(48)

第一回

谭楚玉远游吴越 刘藐姑屈志梨园

诗曰：

无事年来操不律，古今到处搜奇迹。

戏在戏中寻不出，教人枉费探求力。

这四句诗，只为人人生在世，最大者莫过于人伦，最重者莫过于夫妇。男婚女配，是人间一件大事。佳人才子偏于其中，做出多少奇文，许多异事。

且说本传中一人，家住襄阳，姓谭，名士珩，字楚玉。万有在脑，一贫彻骨。虽叨世胄^①，耻说华宗，尽有高亲，羞为仰俯。襁褓识过人，曾噪神童之誉，髫龄^②游泮水，便腾国瑞之名。夙慧未忘，读异书如逢故物；天才独擅操弱管，似运神机。不幸早丧二亲，终鲜兄弟。只因世态炎凉，那些故乡的亲友，见他一贫如洗，未免罢肉眼相看，不能知重，故此离了故土，遨游四方。学太史公读书之法，借名山大川，做良师益友，使笔底无局促之形，胸中有活泼之气。一向担簦负笈，往来吴越之间，替坊间选些诗艺，又带便卖些诗文。那些润笔之资，也可糊口。只是年已弱冠，还不曾聘家室，未免伶仃孤寂，尽有那不解的事。只说他手内空乏，不能婚娶，那里知道才人的妻子，不是有了钱钞，就容易娶得来的。正合着古语两句：若非两间之尤物，怎配一代之奇人。这段姻缘好难遇。

谭生一日想道：“我今来到三衢地方，闻得这边女旦极多，演的都是戏台。今早有几个朋友，约我一同去看。我有些笔债未完，叫他先去。如今文字完了，不免去走一遭。”及至谭生走到中途，那些看戏的人都回来了。谭生道：“也罢，我且立在路旁，待他们过去，我自有道理。”话犹未了，只见那些人，也有老的，也有少的；也有秃的，也有瞎的；也有俗人，也有和尚。正行之间，有一妇人高声叫云：“谁人拾了我的鞋去了？若拿出来便罢，若不拿出来，我就叫他背了我家去。”叫罢，众人都不理。惟有一个四五十岁的一个和尚，微微的冷笑。旁人说：

① 世胄(zhòu, 音宙)——古代称帝王或贵族的子孙。

② 髫(tiáo, 音条)龄——指童年。

“一定是你这个秃驴拾去了。”和尚不肯拿出，众人上去一搜，果然藏在和尚袖里。众人说：“给我一齐动手！”和尚说：“不要如此，我所以藏这支鞋的缘故，我实有用他处。”众人说：“你用他做甚？”和尚说：“别无用处，待我面壁九年之后，将来挂在杖上，做一个双履西归。”众人大笑之间，和尚一溜而去。

又见女旦前行，背后那些没皮的人，挨肩擦背，眼邪脚歪，就像推车的一般。谭生云：“这些男子妇人，好没要紧。那戏有甚么好处，就这等的挨挨挤挤，弄出这许多的丑态来！”正说之间，见那约他的两个朋友，也在其中。遂上前问说：“这戏有甚么好处呢？”二人答云：“这戏名为舞霓班，一班之中个个都好。最难得的又有那个女旦，叫做刘绛仙。那声容不必说了，我若说出她的容貌，兄就是老道学，恐亦难于不动心了。有几句现成的批语，你且听我道来：施粉则太白，施朱则太红，加之一寸则太高，损之一寸则太短。”谭生云：“恐怕将誉过实。”二人说：“兄若不信，迟一两日，还有台戏要演，亲来观看就是了。”谭生云：“如此最妙。”遂口唱数语云：

国色从来不易逢，休将花眼辨花容。

饶伊此际施高论，眼到花前自解庸。

话说刘绛仙丈夫，名唤刘文卿，也在班中做戏。自从得了绛仙，遂挣起一分大家私。如今世上做女旦的极多，都不能够致富，为甚的独他一个偏会挣钱？只因他的姿色原好，又亏二郎神保佑。走上台去，就像仙女临凡一般，另是一种体态。又兼他的记性极高，当初学戏的时节，把生旦的脚本都念熟了。一到登场，不拘做甚么脚色，要他妆男就做生，要他妆女就做旦，做来的戏又与别人不同。老实的看了，也要风流起来，慳吝的遇了，也要撒漫起来。况且拣那极肯破钞的人相与几个，到那庄事上，其风流更不必说了。所以多则分她半股家私，少则也得他数年的积蓄。不上十年，挣起许多家产，也够得发了。谁想生个女儿出来，名叫藐姑，年方一十四岁。她的容颜记性，又在他母亲之上。止教他读书，还不曾学戏。那些文词翰墨之事，早已件件精通，将来做起戏来，还不知怎么样得利。

绛仙一日无事，将他唤出，不过是要传授他挣钱的秘诀，动人的方法。绛仙说：“我儿，你今年十四岁，也不小了。你爹爹要另合新班，同你一齐学戏，那些歌容舞态，不愁你演习不来。只是做女旦的人，另有个挣钱的法子，不在戏文里面，须要自小学会方好。”藐姑说：“母亲，做妇人的只该学些女工针指，也尽可度日，这演戏不是女人的本等。孩儿不愿学他。就要孩儿学戏，也只好在戏文里

面，趁些本分钱财罢了。若要我丧了廉耻，坏了名节，去做别样的事，那是断断不能的。”

绛仙说：“做爹娘的，要在你身上挣起一分大家私，你倒这等迂拙起来。我们这样妇人，顾甚么名节，惜甚么廉耻，只要把主意拿定了，与男子相交的时节，只当也是做戏一般。他便认真，我只当假，把云雨绸缪之事，看得淡些。一则身子不受亏，二则这就是守节了，何须恁般拘执呢！古语说的好：烟花门第怎容拘泥，拚着些假意虚情，去换他真财实惠。把凤衾鸳被，都认做戏场余地。我做娘的，也不叫你十分滥交，逢人就接，遇人就睡。有三句秘诀，传授与你。你若肯依计而行，还你名实兼收，贤愚共赏，一生受用不尽。听我道来：叫做许看不许吃，许名不许实，许谋不许得。”藐姑说：“怎么叫做许看不许吃呢？”绛仙云：“做戏的时节，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被人看到，就是不做戏的时节，也一般与人玩耍，一般与人调情。只有这香喷喷的一盘美包子，不许他到口。这就叫做许看不许吃。”藐姑道：“那许名不许实？”绛仙道：“若有富贵大贾、公子王孙，要与我做实事的，我口便许他，只是你故延推，不使到手。这叫做许名不许实。”藐姑道：“那许谋不许得呢？”绛仙道：“若遇那些痴心子弟，与我相处厚了，要出大块银子，买我从良，我便极口应允，使他终日图谋，不惜纳交之费。到了后日，只当做场春梦，决不肯把身子嫁他，这叫做许谋不许得。”藐姑云：“既舍不得身子，为甚么不直言回他，定要做这许多圈套呢？”绛仙道：“我儿，你不知道，但凡男子相与妇人，那种真情实意，不在粘皮靠肉之后，却在眉来眼去之时，就像饕人遇着酒肉，只可使他闻香，不可使他到口。若一到口，他的心事就完了。那有这种垂涎咽唾的光景，来得热闹！”

他二人正说之间，刘文卿来到门内说：“合的小班，今已十有八九，要起个班名才好。我儿，你是极聪明的，想出两个字来。”藐姑说：“既是小班，取个方盛未艾的意思，叫做‘玉笋’班罢。”文卿说：“两字甚好，只是班中尚少一个脚色。待我写个招帖，贴在门首，自然有人来做。”上写云：“本家新合玉笋班，名色俱备，只少净脚一名。愿入班者，速来赐教。”藐姑说：“既要孩儿学戏，孩儿不敢不依。只是一件，但凡忠孝节义，有关名教的戏文，孩儿便学。那些淫词艳曲，做起来坏廉耻，丧名节的，孩儿断不学他。”文卿说：“这是容易的。”藐姑口虽不言，心内暗想云：“那个做正生的，不知是怎生一个人物？倘是俊俏的，也就是我的福了。”遂作诗一首。诗曰：

玉笋佳名确不易，小班更比大班奇。

饶伊擅尽当场巧，究竟原非妇所宜。

要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倾城貌风前露秀 概世才戏场安身

却说谭楚玉自从那日听了二位夸美刘绛仙的好处，时刻在心。两三日后，二位朋友说：“今日有戏，不知老兄可出去看看否？”谭生云：“如此，妙，妙。”三人遂携手而行。及至到了戏场台上，还不曾有人。其友云：“想是梨园子弟未到，我们且在这总路口上，站上一会，等刘绛仙走过的时节，先把他凌波俏步，领略一番，然后跟他去看戏，有何不可！且是那些做戏的妇人，台上的风姿与台下的颜色判然不同。我和你立在此处，到可以识别真才。”谭生说：“同是一个，怎么有两样姿色？”其友云：“这种道理也有些难解，场上那件毡条，最是一件作怪的东西，极会凌丑妇，帮佳人。丑陋的走上去，愈加丑陋；标致的走上去，分外标致。兄若不信，请验一番就是了。”说话之间，见一夥人拥挤而至。谭生云：“所谓刘绛仙者，就是前面那一位么？”其友云：“正是。小弟的说话，可也赞的不差。”谭生云：“也不过如此。”其友云：“妇人的姿色，到这般地步，也够得紧了，难道还有好似他的不成！”

谭生云：“方才在后面的那个垂髫女子，难道不是天香国色？为甚么对了人间至宝，全不赏鉴，倒把寻常的姿色，那般抬举起来？”其友云：“那是他的亲生女儿，叫做藐姑，带在身边学戏的。据小弟看来，好便是好，也未必在他母亲之上。”谭生心内想道：“这位女子，就像胎里的明珠、璞中的美玉，全然不曾琢磨的。非具别眼的人，那能识认得出！这种道理，不但他们不知道，也不可使他们知道。若使见知于人，则天下之宝，我必不能独得矣。也罢，我且依他说个不好，自己肚里明白就是了。虽如此说，既要结识他，须是在未曾破瓜的时节，相与起头才好。我且随众人看戏，待他戏完之后，回去的时节，尾在后面，看他家住那里，然后好想个进身之法。”遂转身云：“毕竟是兄识货，方才那个女子，初见便好，过后想来他没有甚么回味。还去看戏要紧，不要耽搁了戏。”这正是：

当场一刻胜千金，莫把闲词误寸阴。

其友也口号一绝云：

拉友现场破寂寥，评声论色兴偏饶。

非关举世无明眼，天与忽然秘阿娇。

及至到了戏场，早已开演的是《西施归湖》，接的是《挑帘更衣》。真个是人人的夸好，个个称强。只是谭生心中，别有所属，所以唱的虽好，也恨他不时散场，早些归家。到了杀戏的时节，谭生挤在人空里，一直送他到家，还觉余兴未尽，亦唯赞叹而已。及归到下处，饮了几杯闷酒，用了几杯闷茶，心即欲睡，那里一时睡的着。这正所谓：不见可好，不动所欲。遂自叹云：“我自遇刘藐姑，不觉神魂飞越。此等尤物，不但近来罕有，只怕自古及今，也未曾生得几个。我是个种情人，怎肯交臂而失之？日间遂他回去，认了所住的地方，又访问他邻人，知道此女出身虽贱，志愿颇高，学戏之事，也非其本念。若是遇了小生，不怕不是个夫人之料。只是一件，闻得他的父母，虽然教他学戏，又防闲得极严，不是顾名节，单为蓄钱财。韞椟^①而藏之心，正为待价而沽之地。我也曾千方百计，要想个进身之阶，再没有一条门路。止得一计可以进身，又嫌他是条下策，非是我读书人所为。他门上贴着纸条，要招一名净脚。若肯投入班中，与他一同学戏，那姻缘之事，就可以拿定九分了。只是这桩营业，岂是我们做得的！”

辗转久之，祇觉舍此别无可图之机。也罢，学戏之事，虽有妨于名教，钟情之语，昔见谅于前人，我如今说不得了。且从入班去，或者戏还不曾学成，把好事先弄上手。得了把柄，即便抽身，连花脸都不消涂得，也未可知。竟收拾前去罢。

枳棘^②原非凤所栖，求凰因使路途迷。

生前结下姻缘债，借口贤人赋简兮。

却说刘文卿一向要合小班，只少一名净脚。前日贴了招帖，也不见有人来应允。文卿与绛仙道：“我已约了一位名师，定于今日开馆，等不的脚色齐备，先把有的教习起来。等做净的到了，补上也未迟。叫孩子们把三牲祭礼，备办起来。等先生与众人来了，好烧纸，我且在门首站之。”说罢，遂走出门来观望。正值谭楚玉。谭生上前拱手云：“此位就是刘师付么？小生姓谭名楚玉。闻得府上新合小班，少一名净脚，特来相投。”文卿听说，喜不自胜，答道：“怎么，你是一

① 韞椟(yùn dú, 音运读)——韞，蕴藏，这里指怀才不遇。椟，匣子。

② 枳(zhǐ, 音止)棘——是落叶灌木或小乔木，茎上有刺，浆果球形，味酸苦。

位斯文朋友，竟肯来学戏？这等说，真小班之福也。既然如此，等众人来了，一同开馆就是了。你且在里边请坐！”

少顷，众人俱到，大家见过了礼，师父也来了。文卿说：“叫孩子们，一面请姑娘出来，拜见师父；一面取三牲祭礼，好祭二郎神。”谭生云：“甚么叫做二郎神？”文卿说：“你不知道，凡有一教，就有一教的宗主。二郎神是做戏的祖宗，我们这位先师，极是灵显的。不像儒释道的教主，都有□眷，不记人的小过。凡是班内有些暗昧不明之事，他就会觉察出来。不是降灾降祸，就是生病生疮。你都记在心中，切不可犯他的忌讳。”谭生说：“这等忌的是甚么事？求师付略道几件。”文卿云：“最忌的是同班之人，不守规矩，做那不端之事。或是以长戏幼，或是以男谑女，这是他极计较的。”谭生听了，心中想道：“这等说起来，我的门路又走错了。如今来到这边，又转不去了，却怎么处？”正在愁闷之际，见文卿从内领出藐姑来，说：“我儿，这是你师付，朝上行礼。”又指着众人说：“这是你同班兄弟，都过来见了。”藐姑一见谭生，不觉惊讶道：“这是一位书生，前日在路上遇见的，他怎么也来学戏？诘非^①是件异事。”既而见楚玉，不时将他暗窥，遂恍然大悟道：“哦，我知道了。虽是如此，只因奴家一人，遂将这辱身贱行之事，不惜躬亲。叫奴家心中，如何承当的起。”二人眉睫之间，自不必说。

且说文卿对师付云：“脚色已竟派定，老师请将脚本散于他们。我从今日起，把他们的坐位也派定了。各人坐在一处，不许交头接耳。若有犯规的，要求先生责治。”藐姑与楚玉各自心中祷告，说：“我若与他坐在一块，就便易多少了。”谁知众脚色里面，独有生旦的戏多，又不时要登答问对，须要坐在一处，其余却是任意派定。藐姑是个旦角，楚玉是个武角，他心虽勉强，如何能到一处！及至派定，先生随意拈曲一只，众取筋作板，唱了一只同场曲子。文卿说：“小弟今日备了一杯薄酒，请一同进来饮了。一则是敬先生，二则是会同窗。”正是：

同班兄弟似天伦，男女何尝隔不亲。

须识戏房无内外，关防自有二郎神。

到了散席之后，藐姑归到绣房，心中想云：“我看这位书生，不但仪容俊雅，又且气度从容，岂是个寻常人物！决没有无故入班，来学戏之理。那日在途间，他十分顾盼我。今日此来，一定是为我了。谭郎，你但知香脆之可亲，不觉倡优之为贱。欲得同堂以肄业，甘为花面而不辞。这等看来，竟是从古及今，第一个

① 诘(jù, 音巨)非——岂, 表示反问。

种情人了，我如何辜负的你。奴家遇了这等的爷娘，又做了这般的营业，料想不能出头。不如认定了他，做个终身之靠罢。今日这一拜，只当是暗缔姻亲，预拜天地，那些众人，权当是催妆姻戚，扶拜的梅香，是便是了。你既有心学戏，就该做个正生。我与你夫妇相称，这些口角的便宜，也不被别人讨去，为甚么做起花面来。”这正是：

莫怪姻缘多错配，戏场生旦也参差。

“我从来是心劲的人，今日一见了，他，不觉神情恍惚，至今不能成寐，这便如何是好。也罢，我且把那云雨的风境，缪绸的衷情，枕边的言语，床上的鸳鸯，想像他一番。虽不能饥食渴饮，亦未必不望梅止渴。等明日见了他的时节，再作道理。”欲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定姻缘曲词传简 改正生戏房调情

藐姑思念楚玉，自是不必说的了。楚玉也自想道：“我为着刘藐姑，不但把功名富贵丢过一边，并弃终身的名节。只道入班之后，就与至亲骨肉一般，内外也可以不分，嫌也可以不避，谁想戏房里面的规矩，更比人家不同。极浑杂之中，又有极分别去处。但凡做女旦的，普天下之人，都可以调戏的，独有同班弟兄，倒调戏不得。这个陋习，不知甚么人创起。又说有个二郎神，单管这些闲事，一发荒唐可笑。所以这学戏里面，不但有先生拘束，父母提防，连那同班的人，都要互相稽察。小生入班一月，莫说别样的事难行，就是寒暄，也不曾叙得一句。只好借眉眼传情，规模示意罢了。这刻刻相见的想思，更比那不见面的难害！”

且说这班人，除谭生之外，俱是本处后生。凡两餐与夜间俱各回家，惟有楚玉自从入班之后，昼夜俱在馆内。楚玉与藐姑，虽是面目相关，其实话也不曾说。一日早饭后，藐姑到了馆内，恰置别的俱各未来，惟有楚玉一身。楚玉一见，又喜又惧。迎着藐姑道：“这可怎么样呢！”藐姑捏着楚玉的手，楚玉也攀着藐姑的臂，虽是两口相亲，却无一言相对，正合着古语二句：

满怀尽是心腹事，及至相逢半句无。

藐姑道：“这屋后有闲房半间，虽是茸茅^①不堪，却是人迹罕到。你我到彼，略偿素愿何如？”楚玉说：“如此最好。”

二人足方出门，忽闻户外有人进来，遂各慌忙上位。藐姑桃腮添朱，楚玉手足无措。毕竟是个小小的丑儿，那些事全然未晓，所以不曾看出马脚。一步三趋，进门来道：“喂哟！我说我来早，还有早行人。咱三个趁之师父未到，想个法儿玩玩罢。若师父来，又要受他的拘束了。”藐姑道：“做什么玩呢？”丑说：“背趟趟罢。”楚玉有些不肯，藐姑以目视之，楚玉道：“如此妙极！谁先背谁呢？”丑说：“你先背我。”楚玉道：“你先背我。”二人争论不已。藐姑道：“你二人各先背我一趟，我再各背你们一趟，就均匀了。”藐姑心里，虽是立意要站他们的便宜，其实还别有所思，小丑那里知道？遂推楚玉说：“你先背他。”楚玉说：“你先背他。”藐姑道：“论长幼，该谭兄先背我。”楚玉说：“如此，你就上在西头椅子上，我背到你东头，回来还送在你椅子上，就算一趟。”丑说：“我也是如此，叫我多背一步也不能！”藐姑遂将一双小小的金莲挑起，又把两支掺掺的柔^②荑，搭在楚玉的膀臂上。先摸他嘴，继摸他喉。楚玉遂笑不能止，丑亦欢天呼地。那楚玉的两手，在藐姑臀下，亦自不必说了。

谁想到东头，尚未及转身，先生来了。闻的馆内呼唤不相，遂咳嗽了一声。他三人就像迷窝的老鼠一般，各自寻位坐定。先生进来道：“你三个为何这等的喧哗？”快些与我说来！”小丑说：“我三个在这里念的是脚本，并没胡闹。”先生道：“且自由你，待明日背不会脚本，我再与你们算账。”自此以后，任他两个欲火炽盛，听的先生咳嗽一声，就如倒倾北海的一般，将那火儿灭的干干净净。所以将近三月，并不从相续片时。

楚玉道：“我如今没夸何，只得把入班的苦心，求婚的私意，写下一封密札，团作一个纸团，等到念脚本的时节，趁着众人不见，丢在他怀里去。他看见了，自然有个回音。只是一件，万一被众人拾了，却怎么处！也罢，我有道理，这一班蠢才，字虽识得几个，都是不通文理的。我如今把书中的词意，放深奥些，多写几个难字在里面，莫说众人看见全然不解，就是拿住真脏，送与他的父母，只怕也寻不出破绽来。我想有心学戏，自然该学做正生。一来冠裳齐整，还有些儒者气象，二者就使前世无缘，不能与他配合，也在戏台上面，借题说法，两下里诉

① 茸(róng,音容)茅——谦词。指杂草丛生很简陋。

② 柔荑(tí,音提)——荑：初生的茅草。比喻女子手的纤细白嫩。

诉衷肠。我叫一声‘妻’，他叫一声‘夫’，应破了这场春梦也是好的。只可恨脚色定了，改换不得。我今把这个意思也写在上面，求在他令尊面前，说个方便，把我改做正生，或者邀天之幸，依了他也不可。知。

将书缩做丸，不但传幽秘。

聊当结同心，稍示团圆意。

到了次日饭后，一班俱到。生对众人说：“我们这一班兄弟，学了个把月戏文，还不曾会得一两本。谁想做旦的刘藐姑，与做净的谭楚玉，他两个记性极好。如今念熟了许多，我们只是赶他不上。师父昨日说，今日要考较我们，大家都要仔细。”丑说：“都是净旦两个不好，他俩个要卖弄聪明，故此显得我们不济。藐姑是师父的女儿，不好打他。小谭那个畜生，断然放他不过。我今日不受打便罢，若受了打，定要拿他出气。”生说：“别样也还可恕，最恼他戴了方巾，要充个斯文的模样。我和你一齐动手，定要扯他的下来。师父来了，我们各人上位。”

正说之间，先生来了。说道：“你们把念的脚本，都拿上来，待我提你一提，提一句，就要背到底。背得出就罢，背不出的，都要重打。”藐姑与楚玉是昨日背过的了。叫末说：“拿你的来！”末说：“学生只念得一本。”先生说：“他们极不济的，也有两本，你只得一本，这等且拿来。‘提云风尘暗四郊’这是那一本上的？”答云：“这是《红拂记》上的牌名，叫做节节高。”先生说：“且饶你，下次务期多念几本。”又叫净云：“拿你的来！”净答云：“我的极熟，不用背罢。”先生云：“胡说，快拿来！”净暗叫楚玉说：“我若背不出，烦你提一提，我有酬谢你的去处。”小丑方才说：“都是你卖弄聪明，显得他不济，要拿你出气哩！你若肯提我，我就帮你打他；你若不肯，我就帮他打你。”楚玉说：“你放心去背，我提你就是了。”先生提云：“寄命托孤经，史载。”楚玉低声对丑云：“这是《金丸记》上的牌名，叫做三学士。”丑遂高声背下。师父又叫正生说：“拿你的来背。”正生说：“他央人提得，我难道央人提不得么？藐姑于我坐在一处，不免央她。”对藐姑说：“好姐姐，央你提一提，我明日买汗巾送你。”藐姑说：“使得。”正生遂将脚本送上。先生提云：“叹双亲把儿指望。”正生对藐姑做眼色，藐姑背笑说：“我恨得打死这个狗才，好把谭郎顶替，为甚么肯提他！”先生打正生头云：“怎么全不则声？”正生说：“曲子是烂熟的，只有牌名不记得。”先生说：“这等免背牌名，只背曲子罢。”正生遂将叹双亲句唱了一遍。先生说：“怎么我提一句，你也只背一句，难道有七个字的曲子么！”正生说：“我原是烂熟的，只因说了几句话，就打

断了。”先生说：“如此再提你几句，教儿读古圣文章。”正生也只得二句高唱一遍。先生说：“往下背！”正生说：“我念念再背就熟了。”先生怒说：“有这等蠢才，做正生的人，一句曲子也说得不得。谭楚玉是个花面，这等聪明，只怕连你的曲子，他也记得哩。谭楚玉与我背来！”楚玉答云：“这是《浣纱记》上的牌名，叫做江儿水。”先生说：“好！记又记得清，唱又唱的好。你听了羞也不羞？如今起来领打。”遂将他打了十余下说：“以后再背不出，活活的打死你。快去念来！”

先生说：“我出去拜客就来，不要客气，也不可交头接耳，说甚闲话。”众人说：“晓得。”遂拂衣而出。正生下位，对丑说：“先时说的话，你都记的么？”丑说：“记得。”心中想云：“他要打小谭，叫我做个帮手，我想小谭[提]我的曲子，怎么好打他？也罢，口便帮他骂几句，待他交手的时节，我把拳头帮着谭，着实捶他一顿，岂不是个两全之法。”对正生说：“我帮你就是了。”正生遂向楚玉说：“你学你的戏，我学我的戏，为甚么在师付面前，弄这样聪明，带累我吃打。”谭生说：“是师父叫我唱来，与我何干。”正生说：“就是师父叫你唱，你该回他不记得罢了。为甚么当真唱起来！”遂以手拉楚玉的方巾说：“你既然学戏，自然该像我们，也带一顶帽子。为甚么顶了这个龟盖？难道你识几个字，就比我们两样么？众位快动手！”净说：“大家捶这狗头。”

三人打在一团。净口里骂的是楚玉，手里打的却是正生。三转两扭，遂将正生扑在地下。藐姑心下想道：“我假意去拉劝，一来握住谭郎的手，与他粘一粘皮肉，也是好的；二来帮着谭郎，也捶他几下，替谭郎出口气儿。”上前握住谭生的手，谭生会意，遂将藐姑一拉，藐姑遂将身一就，趁着众人不防，虽未能尽情如意，亦不免两口相亲。净按着正生的头，楚玉一手拉着藐姑，一手去打正生。副净在旁解劝，正生在地下哭骂。

外说：“劝他们不住，待我假装师父的声口，吆喝他几声，他们自然惊散。”遂到门外，大声叫云：“是那几个畜生，在里面胡吵，快些开门！待我进来。”果然惊散，各坐原位，去念各人的脚本。外遂并手摇摆而上。方才罗唆的那几个，教人好不生气。众人见不[是]师父，又各吵闹起来。外说：“当真待来了，大家念几句罢。”藐姑上位，心中说：“方才劝他的时节，谭郎递一件东西与我，不知甚么物件，待我看来。”及至看了一遍，遂点头云：“原来如此，我有心写一回字，又没法递与他。也罢，我看这一班蠢才，都是没窍的，待我把回他的话，编做一只曲子，高声唱与他听，众人只说念脚本，他们那里知道。”遂对众人说：“这两只曲子倒有些意味，待我唱他一遍：